

多国拉开探索火星大幕

7月20日，阿联酋成功发射其史上首个火星探测器，开启阿拉伯世界第一次星际探索。阿联酋的“第一弹”也拉开今夏人类火星之旅的精彩大幕。继阿联酋“希望”号之后，中国“天问一号”、美国“毅力”号火星探测器也已整装待发，即将奔赴那颗神秘的红色星球。

人类的火星“远征”始于上世纪60年代。1960年，苏联发射第一枚火星探测器，虽然折戟瀚宇，但是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。60年来，美国、苏联、俄罗斯、日本、欧洲、印度“前赴后继”发射火星探测器，欲揭开这颗红色星球的神秘面纱。

迄今为止，经过数十次探测，对于火星的地貌、地貌、内部结构等，人类已经取得不少早期收获，包括拍摄到火星全景、发现火星表面存在水、了解火星曾经温暖潮湿等等。不过，火星是否存在生命，至今仍是一个谜，因而也吸引更多玩家“入局”。

近年来，“火星俱乐部”越来越热闹，不仅成员在增加，而且“玩家”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实体，而是出现私企的身影。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X创始人马斯克更是豪言，要让人类移民火星。

2020年更是堪称“火星大年”，将上演阿联酋、中国、美国“三连发”。今后数年也将有好戏连台：2022年，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将执行联合火星探测计划；2024年，日本也将开启火星探测任务。

有数据显示，人类迄今已进行44次火星探测任务，但完全成功的仅占43%，部分成功的约占10%，一半是以失败告终。

这颗遥远荒凉的星球为何如此吸引人类的目光？分析人士一言以蔽之，因为火星与地球太像了，比如都有季节和昼夜，所以被称为“第二地球”。探索火星的起源、演变和现状，对于研究地球的起源和演变，预测地球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其次，“探火”可帮助人类开辟地球之外的第二家园。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行星，不仅有季节、昼夜，而且已发现水的存在，这大大增加了人类在火星上持续生存的可能性。

至于多国火星探测器为何“扎堆”在今年夏天发射，航天专家庞之浩解释，火星与地球都绕太阳公转，火星在外圈，地球在内圈。两者距离随其公转位置而发生变化，最近为5500万公里，最远可达4亿多公里。火地之间每隔26个月会近距离“密接”一次，每次时长一个月左右，今年正逢其时，而下一个“窗口期”要到2022年。发射时机一般会选地球与火星处于较近距离时，而非最近距离时，通常是在达到最近距离之前的两个月左右发射，以便顺利“对接”完成入轨。今年10月中旬将是火地相对最接近之时，所以形成今夏密集发射的一幕。航空问题专家、《航空知识》主编王亚男说，在火星最靠近地球的“窗口期”发射，除了可以节省能源、降低“探火”成本外，也有助于测控。

摘自《解放日报》

蝗灾为何同时肆虐亚非拉

近日，蝗灾席卷东非、中东、南亚以及阿根廷北部的画面令人震惊。这些现象有什么共同之处？蝗虫正在侵略南半球吗？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刊发文章，探究非洲、亚洲和拉丁美洲蝗灾之间的联系与异同。

国际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昆虫防控专家西里尔·皮乌说：“早在埃及法老时代，就有非洲沙漠蝗虫的记载。蝗虫善于在干旱的环境中单独生长，种群密度低。但当良好的条件助推种群繁殖时，蝗虫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。它们会从单独阶段转变为我们的所称的合群阶段。”

雨水充沛时，如果不使用杀虫剂进行控制，少量的蝗虫会迅速转变为蝗灾。这种情况几乎在亚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同时发生。

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员基思·克雷曼是沙漠蝗虫领域的专家之一，他认为这种现象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是“一种巧合”。

克雷曼又说：“暴雨常常同时出现在全世界不同地方，而它又刚好出现在蝗虫喜欢待的地方。蝗虫对雨水的反应十分灵敏。”

关于气候变化对蝗灾的影响，皮乌和克雷曼均持保留意见。然而，飓风等极端自然现象的增多，可能导致各国不得不面对更加频繁的蝗灾。

克雷曼指出，因破坏森林导致的环境失衡，可能会使巴西遭遇蝗虫入侵。他说：“如果你改变环境，无论是砍伐森林、开凿沟渠还是在干旱地区种植，都会改变这种生物的栖息地。以砍伐森林为例，这样会制造大片开放区域，蝗虫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产卵。”

（据新华社）

疫情暴露德国人厨艺“短板”

德国食品工业联合会表示，新冠疫情暴露了德国人当中普遍存在烹饪技能“欠缺现象”。该协会主席明霍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：“我们几年前就发现，德国人的整体烹饪技能在走下坡路。”明霍夫形象地描述道：“由于平日人喜欢光顾的快餐店、炸薯条摊还有意大利餐馆都不营业了，所以很多人几乎是被逼无奈才去重拾被遗忘许久的厨艺……然后他们就来到超市里，面对货架问自己：我该怎么自制一份汉堡呢？”

明霍夫认为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疫情初期，许多超市里的特定食材严重断货。他表示，由于平日工作压力大，很多德国人已经习惯了买预先加工过的半成品，或是直接在快餐店和面点屋解决一日三餐，基本上不会下厨。

4月初，两家德国杂志出版社负责人告诉德新社，他们发现德国人对于菜谱等出版物的需求量大增。网上食谱平台“大厨师”的运营方也向德新社透露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该网站的访问量大增，已达到原先只有在圣诞期间才会有水平。

明霍夫还表示，希望这次的疫情能够让很多德国人重新拾起对于烹饪的兴趣。“当你为了制作营养均衡且美味可口的一餐而付出了努力之后，这种体验会给你带来全新的动力。”

摘自《环球时报》

儿子眼中的刘广宁



久难以入眠……

妈妈悄无声息地走了。自2019年初，妈妈第一次心脏病支架手术后大出血病危以来，我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，并且开始为各种紧急状况出现时应有的预案打起了腹稿。但是，令我扼腕的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那些看似极为周密的程序设计，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旅行限制全部打乱了，而最后的结果，是被困在美国的我，眼睁睁地看着千里之外的妈妈，在两个儿子皆不在场的情况下悄然离世了。

二

总的说来，妈妈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她出身名门，从小养尊处优，深得家中长辈宠爱。婚后，她又得到父亲潘世炎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，父亲成为了她事业上不可或缺的有力后盾。

当年高中毕业，妈妈便执拗地敲开艺术圣殿的大门，考入上海电影译制厂，从此踏上一条灿烂星光大道。然而，在我眼里，她从来就仅仅是“妈妈”而已，对于她（还包括对于其他我

从小就经常接触的诸如孙道临、陈叙一、李梓、邱岳峰、毕克、赵慎之等艺术大家），儿时的我，心里从未有过“高山仰止”之崇敬，广大观众心目中的“山珍海味”，对于幼齿的我而言，却只是“家常便饭”而已，而我正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辉煌历史的时间，却只开始在仅仅大约15年前，其诱因，也正是老一辈艺术家开始渐渐离去，同时我自己对于生活和艺术的认知亦逐渐成熟所致。

与在事业上的孜孜不倦和在公众场合的一丝不苟相对应，妈妈的个人生活却是简单质朴到令人难以想象。大众心里所预想她大致应有的精致生活是从来与她沾边的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她的衣橱风格基本上与当年的普通中国人一样，是单调的蓝灰色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移居香港、教授普通话开始，在那个环境里，她的衣服才开始谈得上所谓“风格”和“色彩搭配”，而她身上的那些服装，除了极少数朋友和学生赠送的名牌以外，大多数都只是从普通服装店甚至是小店里买的。后来，她回到上海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她身上穿着一件毛衣不错，就顺口赞了一句，她得意地跟我说：“其实，这就是在小小区外面的马路小店里买的。”不过，她在类似上海书展、影迷见面会等公开场合出现时，就是那样的普通衣服，竟然让她搭配得看上去很是得体，毫无违和感。

二十多年前的香港地铁公司

有一条规定：用储值卡的乘客，哪怕卡里只剩下一分钱，最后也可以坐一程最长的路线。于是，整天奔走于港九两地教授普通话的妈妈，便经常在晚上从钱包里翻出几张地铁储值卡（每张卡上面还贴着一张标注着余额的白纸或黄色贴纸），来回盘算着第二天如何使用才最划算。有时，她还会叫我把地铁卡也拿出来“统筹”，这便是她很“接地气”的一面。

三

妈妈在六十年的艺术路程上真正做到“心无旁骛”，万事不管，就只一心读她的“圣贤书”（剧本）。在我小时候，由于书桌和饭桌被我和弟弟占着做功课，冬天，她就只好坐在床沿上或饭桌一角，双手抱着一只热水袋。眼睛盯着桌上的剧本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念念有词。夏天，她经常在地板上摊开一条草席，再放上一床棉被，自己盘腿坐在席子上，身体前倾，弯腰屈背地读着摊开在被窝上的本子，外面传的什么大事，基本上是不闻不问。

四

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妈妈基本上一贯是“君子远庖厨”的；而且，我也极难听到她说某样菜式好吃。当面对着一桌佳肴时，她最通常的反应是来上一句：“我觉得也没啥好吃嘛。”即便在物质供给极为困难的时期，父亲买到一块上好的五花肉，于是就会大费周章地做上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。可当父亲满心欢喜地以为可博夫人一笑时，妈妈却会把鼻子凑到碗边闻一下，然后脸上带着些嫌弃地抬头问

我的光不多，但可以借给你 视障者金希的公益路

患有“先天性视力障碍”的金希，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学院，他通过国家司法考试，拿到律师资格。如今，他还在攻读美国雪城大学的法学硕士、中国台湾东吴大学的法学博士。在近30年里，他的视线中只有一点模糊的光亮。但他多年来一直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，超过600人得到过他的帮助。最近几个月，他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，帮视障群体找工作。

高考、读研、当律师
金希老家在温州，6岁时已分辨不出气球的颜色，但他坚持在普通学校就读，直到参加高考。上学时，金希竖着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，生怕漏掉一句。

到了高中，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蚂蚁，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，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，常常蹭得满脸墨迹。视力最终只剩一团微弱的光，但这没成为障碍，他备考、读研、当律师。

金希记得小时候，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，就请老师再念一遍，同桌也会帮他念。每逢考试，他随身携带放大镜，中考时他一边举着放大镜，一边涂答题卡，监考老师主动过来帮他涂。

2007年6月，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，监考老师帮他读题。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，数学几乎全仰仗心算。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，仍然紧张到冒汗。

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取，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“2+2”考试，转入宁波大学法学院。2010年，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，拿到441的高分并通过，同年作为全年级第一，被保送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。如今，他还在求学路上。

盲文试卷的高考在近几年开始普及，金希想通过努力，促成残障群体权益保障的进一步发展。他给许多公益组织投稿，也给参加法律援助培训的律师讲课。有时候他不能到现场，就录视频，配上字幕给律师看，也给到场的聋人、视障者看或听。

残障圈子里的“名人”

凭什么是他——

杭州砸100万引进的快递员

前几天，朋友圈被一个快递小哥刷屏了。95后，高中文化，却和“带货一哥”李佳琦一起登上热搜。他作为高层次人才，直接被落户杭州，并获得100万购房补贴。

新一线城市杭州，户口含金量无须多言，不知有多少人挤破了头。但一个年轻的快递员，竟被官方引进，还是D类高层次人才。不仅可以优先摇号选房，100万购房补贴，3万元车牌补贴，还能在医疗保健、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照顾。全国有300多万快递从业人员，凭什么是95后的李庆恒？

每天都在“自讨苦吃”
从事快递业的5年里，李庆恒每天都在“自讨苦吃”。

刚入职的时候，他是在客服岗。这个职务相对轻松，不需要参与配送环节，只要沟通客户，记录异常，提交反馈之类。但他却想，不去一线经历，怎么更好地服务客户？于是他主动申请支援一线，早上五六点到岗，晚上10点才回家休息，卸货、分拣、扫描、装车……有一次，一个客户下单了一批演出服，可是商家发货太晚，李庆恒接到客户催单电话时，已经是演出前一天晚上了。

从杭州发往重庆的快件，还停留在杭州转运中心，正常情况最快也要2天。作为客服，李庆恒本不用负这个责任。但为了帮客户赶上第二天早上8点的演出，他跑到转运中心，硬是花了一个多小时从众多快递中找到这个包裹。之后，马上联系机场第三方货运站将包裹空运至重庆。

航班起飞了，他还不放心，又联系重庆转运中心人员，拜托对方尽快送达。最后，本还需要2天时间的包裹，竟在当天晚上就到了客户手里。

后来转到分拣员岗位，李庆恒每天晚上都要把收来的快递赶在清晨之前分好，保证第二天以最快速度发出去。久而久之，他开始练就一项提高效率的“绝活”：一秒快速分拣。只要看到快递单上的地址，就能马上背出对应的城市、区号、邮编以及航空代码。为了将这些信息烂熟于心，他没少下功夫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能从数百件物品中，一眼就把固体胶、U盘、打火机、人民乓乓球等航空禁寄物品“扫描”出来。能在12分钟内，作出19件快递的派送路线设计，用最少的时间、最短的路线，确保快递准时准确送达。

“一万小时定律”说：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需要钻研一万小时。按每天工作8小时，每周5天算，成为高手，至少需要5年。李庆恒就这样在快递行业钻研了5年，获得了浙江省快递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，又被省社保厅授予“浙江省技术能手”称号。高层次人才资格的认定，就是来自于他过硬的业务能力。

你说他做的这些“钻研”，都是有必要的吗？未必。作为一个快递员，按部就班地分拣、派送、收取包裹就行了，反正做一单就挣一单的钱，主动帮客户解决问题、做很难的技能训练，根本就是份外的事，既不会涨工资，还耽误时间，怎么看都吃亏。但就是那些埋头费力搬起的

砖，竟在不知不觉中搭成了一座桥，让他通往了命运的惊喜之地。很励志是吧？其实这种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你我曾经拥有，只不过我们都被“打工者思维”局限了。

打工者思维

什么叫“打工者思维”？有人总结得好：老板给多少钱，我就出多少力；老板不多给钱，我才不多出力。“我拿4000工资，就只干4000的事，多了也白干。”“工作嘛，又不是给自己做，让我多干活，先让老板给我涨工资。”听起来天经地义。但这背后有一条深层逻辑常常被忽略：把工作当成贩卖时间，实际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。

前几年，我曾在家附近的健身房报过私教课。不过练了几个月，我越来越觉得体验不佳。倒不是私教有什么问题，而是一来这家店通风效果不好，所有人汗流浹背聚在一间屋子里，气味难闻；二来配套浴室也不够，人多的时候，还得排队洗澡。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问题，转而去了附近环境更好的健身房。我跟私教提建议，你们改善一下配套环境，能多留住客户，你在老板那里也能记上一功。

没想到他却说：“你说的这都是行政该管的，我就是个教练，你说我操那么多心干嘛，老板又不会给我多加一分钱。”典型的打工者心态，对得起自己的薪水就好。我好心讨了个没趣，之后也无奈换了家健身房。大概过了半年，看他发了条朋友圈声明：已辞职。

我想着借此和他聊聊，他却

抱怨起来：“拉倒吧，干了几年还是一点提升都没有，工资不涨，老板也不重用，此处不留爷，必有留爷处。”听起来是很潇洒，其实不过是自降身价。可想而知，再换一个平台，他还是只看眼前的事，比较着付出与得到，不知道在行业里多掌握一个诀窍远比每个月拿多少工资重要。这样的人，最爱抱怨大环境不好，老板眼睛看不到自己的努力，别人凭什么就能升职加薪。这就是打工者心态：贩卖自己的时间，能卖出一分是一分，永远不会思考如何让自己升值。哪怕有着10年的工作经验，也可能只是把1年的经验重复了10次。

你在为谁打工

曾看过一位华为高管的分享演讲，他感慨说，如果现在让他应聘这个公司，他连简历筛选都过不了。因为现在挤破头想进来的，哪个不是名校毕业，海归高材生？要不是当初跟着大佬混，能吃苦耐劳，背着投影仪就去村里卖设备，积极参与几个国际超大项目，各种拼命打怪升级，可能也就是个普通白领。

如果你要问，这一生到底是在为谁打工？其实经济学家薛兆丰的一句话，早就道出了真相：“实际上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时候，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。不管公司能维持多久，这份简历会一直陪着你们。”你把工作当成工作，基本上一辈子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；你把工作当成事业去奋斗，得到的一定比你期望的高。

2014年，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，马云选择了8个阿里巴巴的客户作为敲钟人。其中一个，是来自吉林农村，初中都没毕业的北漂

快递员，窦立国。

为什么是他？纵观窦立国的职业生涯，你会发现一点也不意外。2008年，快递行业并不发达，工作也受歧视，每天早出晚归收入不足20元。别人都累了倦了想换工作，窦立国却想着怎么解决问题。

为了让人记住自己，他自掏腰包印了1万张名片，见人就发。10个人中有9个都不要，拿到后扭头就扔，还骂他碍事。他就顺着路捡回来，吹一吹，擦一擦，第二天接着发。后来，他又在名片上加印了一些订餐、订水的信息，提供周边信息服务。就为了让人留下名片，下次寄件时能想到他。

别人快递送到就走了，他还会跟客户聊天，了解他们的喜好，给他们送点小礼物。有位老客户快退休的时候，窦立国给他送了一束鲜花，让老主顾很是感动。

京城那么大，又很堵，在导航软件没有出来的时候，窦立国甚至手绘了不少路线图。哪条无名小道通向哪里，哪个地方可以抄近道，哪条路最容易堵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
一个从山里走出来、没有太多文化的快递小哥，就这样在5年时间里，挣到了200多万元，还成了马云的座上宾。如果窦立国想着劳动就是为别人打工，他可能永远无法获得这样的价值感。如果他只看到能拿到的20元，可能永远也赚不到一个200万元。人和人的差距，就是这样拉开的：为别人发的薪水打工，只会计较抱怨；为自己的简历打工，你值多少钱，自己说了算。

（据创业中国）